莲娜日记（青少版）

列宁格勒1941—1942

学生时期的莲娜·穆希娜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莲娜日记 : 青少版 / (苏) 穆希娜著 ; 赵然译 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 , 2015.7
ISBN 978-7-5143-3794-5

Ⅰ . ①莲… Ⅱ . ①穆… ②赵… Ⅲ 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苏联 Ⅳ . ① I5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4059 号

作　　者　（苏）莲娜・穆希娜
责任编辑　罗　英　袁子茵
出版发行　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　100011
电　　话　010-64267325　64245264（传真）
网　　址　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　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155mm × 215mm　1/16
印　　张　12.875
版　　次　2015 年 8 月第 1 版　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143-3794-5
定　　价　25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前言

这是一本列宁格勒女中学生的私人日记，日记作者的性格想必有些内向和孤僻。这本日记以著名苏联诗人米哈伊尔·尤里耶维奇·莱蒙托夫（Mikhail Lermontov）所著的《当代英雄》为榜样，日记作者“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记录下来，所有的感受，就像毕巧林（Petchorine）一样”。这段历史，也就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纳粹入侵苏联的那个清晨，悄无声息又悲惨地在莲娜·穆希娜的日记中延展开来，和列宁格勒那两百多万名的居民一样，莲娜经历了痛苦漫长的围城封锁——872个日日夜夜——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的围城，封锁期间，三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民，70万名城市居民死于饥饿与虚弱。

想要了解那些饱受饥饿折磨、与世隔绝、经历了非人生活的列宁格勒人民异乎寻常的经历，目前来说，读者可参考的资料很少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莉迪亚·金斯伯格（Lidia Ginzburg，1902—1990）所写的《列宁格勒围城日记》（Journal du siège de Leningrad）[①]。莉迪亚·金斯伯格是知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，也是安娜·阿赫玛托娃（Anna Akhmatova）[②]与奥西普·曼德尔施塔姆（Ossip Mandelstam）[③]的好友。然而，这本日记却与我们所要展现的那本完全不同，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《列宁格勒围城日记》的作者是个知识丰富的知识分子，日记里的主人公则是个虚拟人物，可以说是代表了千千万万个围城中的居民，莲娜·穆希娜却是一名只有16岁的初中生，但她是多么成熟、敏感又善于观察啊！

《莲娜日记》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收藏在档案馆中的，而最近，我们才从众多围城时期写的个人日记中将它找到，可以说，这些文字资料读起来是那样令人心碎，让我们对围城人民异乎寻常的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，特别是最痛苦的那段时期：1941—1942年冬天。1941年5月22日开始，纳粹分子日复一日地向苏联伸

出侵略的魔爪，之后，也就是 1942 年 5 月 25 日戛然而止。历史学家谢尔盖·亚罗夫（Sergueï Yarov）对莲娜的日记手稿进行了复原，并做了相关调查研究，认为列宁格勒围城时期，莲娜没有死，并且，已经在 1942 年 6 月初，也就是日记终止后几天从城内撤离出去。

关于莲娜·穆希娜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们所了解到的细节少之又少。莲娜于 1924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于乌法（Oufa），20 世纪 30 年代与亲生妈妈玛丽亚·尼古拉耶夫娜（Maria Nikolaïevna）生活在列宁格勒。不久后，莲娜的生母患了重病，于是将女儿托付给姊妹伊莲娜·尼古拉耶夫娜（Éléna Nikolaïevna）抚养（这点可以在莲娜所写的日记里看到，莲娜一直称呼她这位姨妈为“莲娜妈妈”，借以与自己的生母进行区分，莲娜的生母死于 1941 年 7 月，即战争初期）。1942 年 1 月 1 日，年迈的阿卡（Aka）（可能是莲娜妈妈的保姆）由于饥饿和虚弱离开了人世，之后，1942 年 2 月 7 日，莲娜妈妈也撒手西去，两个亲人去世后，年轻的姑娘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了与世隔绝的列宁格勒城。她剩下的唯一远亲只有居住在高尔基（Gorki）（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 Nijni-Novgorod）的热尼亚（Jénia），莲娜妈妈同父异母的姊妹。最终，莲娜撤离的目的地也是高尔基，她所参加的撤离行动从 1942 年 5 月底开始，主要是通过拉多加湖（Ladoga）走水路，当然，整个行程中，由于围城时期的折磨，莲娜十分虚弱。

在高尔基，莲娜·穆希娜住在热尼亚·茹科娃（Jénia Jourkova）的家，战争结束后便返回了列宁格勒，不过在离开之前，她一直在高尔基继续修自己的学业。回到列宁格勒后，莲娜就读于实用美术学院，并获取了镶嵌技师专业文凭。不过，实习期结束后，莲娜并没在列宁格勒找到工作，于是只能接受先去外省，首先是苏联东北的小城雷宾斯克（Rybinsk），然后是苏联西伯利亚地区（Sibérie）的科迈罗沃（Kemerovo），在那儿，她为一家大型热电站绘制宣传海报。斯大林去世后，莲娜得到了一份在莫斯科的工作，为一间机械工厂进行美术图案设计。20 世纪 60 年代末，由于身体健康问题，



1941年莲娜·穆希娜（最上面一排左起第三）的班级合影

莲娜开始在家进行设计工作，为一家纺织工厂进行布料图样设计。1991 年，莲娜·穆希娜逝世于莫斯科，享年 66 岁，与当时苏联人民的平均寿命相当。

尼古拉·韦尔特

---

①《列宁格勒围城日记》（Journal du siège de Leningrad）：作者莉迪亚·金斯伯格（Lidia Ginzburg），巴黎，克里斯蒂安（Christian Bourgeois）出版社，1998年。

② 安娜·阿赫玛托娃（Anna Akhmatova）：生于1889年6月23日，卒于1966年3月5日，苏联“白银时代”的代表性诗人。阿赫玛托娃为笔名，原名是“安娜·安德烈耶夫娜·戈连科”。在百姓心中，她被誉为“苏联诗歌的月亮”（普希金曾被誉为“苏联诗歌的太阳”）。（译者注）

③ 奥西普·曼德尔施塔姆（Ossip Mandelstam）：生于1891年1月15日，卒于1938年12月27日，苏联诗人、评论家，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。（译者注）

④ 1984年起，苏联就出版了不少围城时期的私人日记：布罗卡德纳亚·柯尼伽（Blokadnaia Kniga）于A.阿达莫维奇（A. Adamovitch）及D.格拉宁（D.Granin）指导下所出的《封锁之书》。另外还有两本著名的私人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英文：伊莲娜·斯克里亚彼娜（Elena Skriabina）的列宁格勒日记：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》[爱迪生(Edison),新泽西州(NJ, Transaction Publishers)出版社, 2000]；伊莲娜·柯琪娜（Elena Kochina）的围城日记[安娜堡(Ann Arbor), 密歇根州(MI, Ardis)出版社, 1990]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1941年莲娜·穆希娜（最上面一排左起第三）的班级合影

1941年



5月22日

为了通过俄国文学的考试，一直复习到凌晨 5 点才睡下。

今天早上 10 点起床，12 点 45 分出门去学校。

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我遇见了碰艾玛、塔玛拉、罗莎还有米夏·伊利亚雪夫几个同学，他们都已经通过了考试，看他们的神态，都开心极了。

我走上前去和柳夏·卡尔波娃及沃夫卡打了招呼，因为当时考试的铃声还没有敲响，我们参加考试的同学等候在大厅中央，班上所有的男生都分在了我们这一组，除了沃瓦·克里亚琴科。

考试的铃声响起，我们沿着楼梯步入教室，大家的表情都惴惴不安、神色紧张，除了我仍旧泰然自若，我相当确信自己一定不会通过考试。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复习的那些东西，现在我的脑袋里杂乱得好像一锅粥，而且有些部分我甚至还没看完，坦白地讲，比起为自己，我替别人担心的还多一些。

我的心思没在考试上，心里一直想着沃夫卡，当然我并不是为他担心考试考得怎么样，相反，我甚至希望他能够考试不及格，因为如果他考试不及格，他绝对会伤心忧愁，我喜欢他伤心忧愁的样子。因为当他忧郁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他离我很近，那时我就好想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安慰他，这样他就能静静地望着我，温柔地、感激地微笑。

我一直想和他交往，和他说话，感受他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。

而此刻，他近在咫尺，稍稍伸下手便能触碰到他搁在我们课桌上的手肘。哦，不，我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坐在我身后的女孩子们会察觉我的动作，而且，他身旁还坐着他的同伴呢，让他们发现就不好了。怎么不好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坐在桌前，双肘撑在课桌上，谁都不会发现我正偷偷地注视着沃夫卡。不，不是注视，只是单纯地望着。单单是望着他的脊背、他的头发、耳朵、鼻子和脸上的表情，就能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和满足。

沃夫卡侧着身子坐着，看着正在答题的季姆卡，不时和廖尼亚还有杨尼亚交谈。

他为什么只和他们说话，使眼色，而对待我就仿佛我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？

不过，我跟他们完全没法比！沃夫卡不是女孩子，而我也不是男孩子，他从来不多看其他女孩儿一眼，更何况是我呢？

我把头埋在臂弯里，任思绪驰骋。

我在怕什么呢？沃夫卡和那天在剧院见到的一样：穿着同一套西装，挂着同样的微笑。我的胆怯，仿佛被一只手抚平到消散一空，因为他是我深爱的沃夫卡，我这样想，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。

我从柳夏那儿拿来他抄有文学课重点的笔记本，在封面上写下："祝你顺利通过考试拿满分。"碰碰他的手肘，我把本子推到他面前，给他看上面写的话。他马上转过身来，我的举动好像让他很开心，因为他灿烂地笑着也祝我考试顺利。我含混地说了些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话。

轮到我了。我在第二张课桌前坐下，都没回头看看同学们，所以，也没看到沃夫卡，不知道他对我的命运感不感兴趣。真希望沃夫卡在此刻也能想着我，也能为我担心。过了一会儿，点到了沃夫卡的名字，他坐到了我前面的位子。

我抽到了可怕的考题，第一题和第二题我都不会。所以，我决定先稍等片刻，再抽一份题目。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。沃夫卡坐在座位上，脊背微弓，想必非常紧张。他匆匆写满一张纸，然后又撕碎，攥在手里。拨弄拨弄已经凌乱的头发，思考片刻，又动笔答题。他两三次转过身来，其中一次我们的眼神触碰在一起。他神色无助，还带点儿询问的意味。怎么样？他含含糊糊地摇摇头，接着又开始奋笔疾书……

这次，我抽到了另一份试题，瞥了一眼后，马上发现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。

1）普希金抒情诗歌的主题。

2）感伤主义。

3）《当代英雄》的结构。

第二题我很熟悉，第三题也是，至于第一题，还需要好好想想。

此刻我知道，文学这科考试我算是过了。

我发现沃夫卡已坐在椅子边缘，频频回首。

而我在绞尽脑汁地回想普希金的那些诗，但我发现沃夫卡在为我担心，他一定知道我拿到了第二份试题，而且，我的神色又那么沮丧。

可最要命的是，每当如我所愿受到别人注意的时候，我便尽可能地努力让自己不被发现，因为我害怕他人会觉察到什么蛛丝马迹。

很蠢对吗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

沃夫卡看着我的眼睛（当他与人交谈的时候，往往会直视对方的眼睛，这却是我多数时间不能做到的），想要问我知不知道试题的答案。

我肯定地点点头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

沃夫卡在格利什卡后面被叫回答问题，他答题精准、清晰且快速，他很幸运，没用全部答完，也没再被问其他问题便通过了考试，沃夫卡离开了教室。

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也只能不再想他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关心我，站在门口看我答题的状况，或许他早就高兴得把我忘了，现在已经开心地找他的伙伴们去了。

还是那句话，他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想我的。

今天一整天我都无所事事，心境却慢慢得以平复，还有三天，时间算是相当充裕了。我总是这样，一旦稍稍放松就很难将心收回来。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了，我听了广播里播送的《德国民谣》节目，我特别喜欢民谣。节目之后，我一口气读完了普希金所有的民谣作品，幸好世界上没有污秽肮脏的灵魂，不然，他们一定会让我们不得安生的。

现在已经差不多 10 点了，我曾经向妈妈保证过自己要 9 点上床的，现在她随时可能过来，然后就会发现我并没有信守诺言，这可太没面子了，绝对会被认作是不守诺言的坏孩子，不过，我真的是写到兴之所至，实在收不住笔。

我现在决定每天要按时写我的日记，这样一来，等到以后读起来也会更加有趣的吧。天啊，阿卡进房间来了，可我还没上床睡觉。

“你该睡觉了，记得你跟我保证过什么吗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知道了，”我说，“马上就睡。”

可是手上的笔却仍旧没有停下来（阿卡走出房间了），我想要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写进日记里，所有的，所有的感受，就像毕巧林（Petchorine）一样。不是吗？读他的日记是件多有趣的事儿啊！可是我却犯了个错误，因为我把日记写在了妈妈的记事本里，她发现后，有可能会大发雷霆的。

不过算了吧，我总会想到办法说服她的，而现在我需要把东西都放回原位。

5月23日

今天，睁开眼睛已经是上午 10 点整了，又一次错过了晨练时间，索性听听儿童广播节目《阿蒙森的青年时代》，阿蒙森（Amundsen）是一个多顽强的人啊！只要他想要的，他总能想办法得到。

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，绝对会以他为榜样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又想起了沃夫卡，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极地探险家、研究员或是一名登山员。不过，我能感觉到，自己所希望的这些并不是他所热衷的，他可不想在冰山裂缝中摔得鼻青脸肿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就这个话题问问他的意思。但是，这想法什么时候能成真呢？或许我可能会被邀请到他父母那远离市中心的乡间做客，我们可以在那儿讨论这个问题。或者讨论我们下一学年的事儿、他的未来，还有我的。当然，如果他愿意和我聊聊的话。或许我误会了，我根本就不讨他喜欢。不，不可能，他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，哪怕只有一点点而已。

晚上 10 点，继续写我的日记。我今天去了柳夏·卡尔波娃的家，得知了考试的结果。沃夫卡、格利沙、米夏·伊利亚雪夫、廖瓦、廖尼亚、杨尼亚、艾玛、塔玛拉、柳夏、贝芭、卓娅还有罗莎都拿到了 5 分。季姆卡、米夏·茨普金还有其他一些同学 4 分。剩下的则是勉强及格 3 分：基拉、我、柳夏、利达·克列门季耶娃、利达·索罗夫耶娃、亚夏·巴尔等。

白天我仍旧没做什么正事，到了晚上才开始好好读书，认真学习了第四章。柳夏和我今天去了小花园散步，花园里密密麻麻的都是人，维卡不在那里。

我总是觉得空虚，仿佛丢了点什么似的，我和柳夏一起散步，然后去了她家，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，这种空虚无助的感觉在现下备考的节骨眼十分明显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喜欢两个人一起温书，特别是温习德语这科的时候，而柳夏却更希望一个人独自温习，我和柳夏的搭配根本就不协调，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了。

艾玛和塔玛拉结伴学习，罗莎和贝芭一起，柳夏也和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同学一起复习，其他的女孩子们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结对准备考试。

而班上所有的男生则是随时保持联络。

比如沃夫卡，想独处的时候，就独自一人读书温习，可当他厌烦了这样的独处时光，同伴们便立即出现在他身旁。而我却是彻头彻尾的孤单一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能够交心的闺中密友。

有时候妈妈会要我亲她，她也会爱抚我，但是我却仍旧闷闷不乐，因为那些阴郁的念头总是在我脑子里搅动不停。真想放声大哭，或是像疯子一样扯开嗓子大叫！不过，我是个好面子的人，表面上我能保持镇定，实际上内心真的没法控制自己，那缥缈的空虚感始终把我牢牢擒住。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希望她回来，而当她真在家的时候，我又焦躁地希望不要看到她，不要听到她讲话。所有人都让我觉得厌烦，妈妈和阿卡都是。

我渴望见到新的面孔，有新的际遇，我对任何新的事物，不论什么样的新鲜事物都充满了渴望。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，我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。我想逃离，逃离到任何遥远的地方，那里不会见到任何人，也不会听到任何人的声音，对！没有一个人。

我走着，突然想去找我最要好的女伴诉说我的忧愁，因为她关爱我，我要将我所有的痛苦都倾诉给她，这样一来我的内心将会如释重负。

可是我是那样寂寞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，找不到任何人倾诉，我把这些告诉妈妈吗？她会亲我，爱抚我，还会惊讶地问我："你想要什么呢！"在她的想象中，我没有朋友是因为我比较优秀，而其他人都不如我。

妈妈真傻，她什么都不明白，因为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！我是那么平凡，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，不过是脑子里有更多的想法而已。

实际上，这不是优势，而是缺点。

无时无刻地思考，每走一步都斟酌许久，细细地探究每一个细节，这难道不是缺点吗？如果我能思考得少一些，挂虑得少一些，我也就会在这世上活得轻松些。

好了，该睡觉了。

5月28日

今天考了德语，还不错，考得很顺利，班里有 13 个人得了满分，却没有沃夫卡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很容易的一个问题他却答错了，最后只得了 3 分。

明天要考代数，很快我就要解放了。

我有好多好多的计划。

今年假期我不能去度假了，因为没钱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好久没有留在城里过夏天了，我一定找份工作，赚钱给自己买衣服。

我已经 16 岁了，却没有一件说得过去的衣服，更别提“时髦”这两个字眼了。

再一个原因是我要从 6 月 7 日开始每天勤奋温习德语，在新的学年里我要成为一名好学生，也不会被人评价为“学习能力太差”，还有，我很惭愧化学考试的成绩只保持在中下等的水平，勉强及格。我经常看到（手稿文字无法辨认）安娜·尼基弗尔洛夫娜和她的阿季卡……不，新的学年，我的化学一定要拿到满分，这样才能拿到好成绩。

5月30日

今天是妈妈的生日，我却开心不起来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，妈妈依旧出去工作赚钱。的确，我们没有饿死，可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儿。

这段时间以来，妈妈不停地借钱，四处欠债，这让我在公寓里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。

昨天考了代数，沃夫卡考得一般，我是满分，柳夏将将及格。至于其他人考得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。

考代数的前两天，整晚我都待在沃夫卡家里，沃夫卡、季马还有我一

起找代数的例题，一起做练习，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闲扯。

我和沃夫卡的关系变得比冬天时要好，现在他总是像对待他的好朋友那样和我打招呼，这让我非常开心。

事实上，我越是经常和他见面，或者说，越是经常去他家里，就越少意识到对他的爱恋。但是，如果一旦我在某段时间见不到他，那股爱恋的火苗又会死灰复燃。

本来我计划今年夏天无论如何也要找一整天去拜访他的，但是现在我改了主意，最好我一整个夏天都见不到他。等今年秋天碰面的时候再像老友一般问候他，那样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亲密。

假期分开之前，一定要问他要一张特写照片，等秋天见面的时候再让他重新拍一张。

我想这样做，对他对我，这都绝对是件有趣的事情，因为能够看到他一整个夏天的变化。

除了沃夫卡，我还想拿到季姆卡的照片，他已经答应给我了，还有米夏·伊利亚雪夫、艾玛、柳夏·伊凡诺娃、塔玛拉·阿尔杰米耶娃和贝芭的照片，不过想要拿到她们的照片恐怕比较麻烦。

明天要考几何，之后就只剩下两门考试：解剖学和物理。我不太担心解剖学，却对物理稍稍有些忧虑，离考试还有两天，备考的时间太少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这组同学早上九点就要去考物理，那时候老师正精力充沛，而且要求也更严苛。后边考试的第二组同学就幸运多了，因为那时候老师已经有些许疲倦，甚至会开始打盹儿，在这种情况下答题会容易许多。

我发誓，沃夫卡绝对是一个好男孩儿。如果在新学期他能够当上班长，那就太棒了！

“如鱼得水”，能让我体会到这种感觉的地方只有沃夫卡的家。每次去他家，我就感到精力充沛，我生命里那些起起伏伏的暗涌也平静得仿佛一条小溪，平缓得浸没到我的双膝。

代数评测考试后，所有同学都聚集到薇拉·尼基季齐娜身边。沃夫卡则和其他男生聚在窗前。我走到黑板前，靠在上面，叫了声沃夫卡：他马上转过身向我走来。廖尼亚也和他一起走了过来。

“你做代数习题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想做。”

“要不，咱们一起挑几道题做吧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，莲娜，我真的不想做！”

“你知道吗，沃夫卡，”我一边说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乱画着，“有几道题我完全忘了解题方法，所以，明天的考试我很可能会不及格的”。

“你胡说些什么啊，明天我们的考题会很容易的。”

“还是老样子吧，我现在就去你家，怎么样？”

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廖尼亚，一起上我家来吧。有些方程式的解法我也不会，咱们一起做上两三道题怎么样？”

“不了，沃夫卡，现在真的不行……”

男孩儿们一起离开学校，我和沃夫卡一起出来，之后是杨尼亚。

我问沃夫卡：“沃夫卡，你的德语怎么考得那么糟糕？”

他没吱声，杨尼亚代他回答：

“根本没有很差啊，比满分就差了一点而已。”

“不是分数的问题，是他答得不好。”

“那你呢？你答得就好吗？”

“问题不在于此，你没看出来吗，我现在说的不是我自己，是沃夫卡。”

“莲娜，如果你在考试前看到他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那时候他就好像临终前的哈姆雷特一样。”

在小花园的路上碰见了格尼亚·尼古拉耶夫，我们彼此打了招呼，聊了几句。我本来可以向他多打听点儿事儿的，刚才却像个白痴一样，话也没讲几句就说再见。不过他倒是灿烂地冲我一笑，然后问道：

“你呢？过得怎样？考试如何？”

我真是蠢得可以，慌里慌张地回应了他后，甚至连手也没握一下，就和他道别了，头也没回一下。他可能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心里肯定在想：她可真是可笑啊！你说我怎么这么白痴，简直就是个笨蛋！好不容易遇见了格尼亚，却没能和他好好多说几句，下次我要是碰见他，一定要为我的笨拙向他道歉，然后还要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，夏天有什么计划？我有好多事儿要问他，最后，还能顺便要张他的照片。

6月2日

解剖学我得了满分，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得了满分，接下来就只剩下物理一科了。

马上就要到夏天了，去年夏天的时光基本都荒废了，而今年夏天不同，我以苏维埃女学生的身份保证：想要不虚度时光其实一点儿也不难，只要不懈怠就好。事实上，当学生临考时，他的道德感会有所提升，他会有意识地去温书，因为这样才能正确地回答问题。而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，他便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，那感觉就仿佛一切都已经结束，眼前就只剩下那看不到的空虚。于是乎，接下来就是重新回到松懈的状态，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。

在街上闲逛，去看电影，一个月只翻看一次书本，早上 10 点才起床，夜里 12 点才睡觉。日复一日，整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。然后，不知不觉地开学的日子就又降临了。

但是这次，只要我能克服懒惰，毫不松懈，那么我的假期肯定会非比寻常。懒惰是什么？懒惰是苏维埃学生最难容忍的缺点，所以，就一定要克服它。

以下就是我的假期计划：

7 点起床，边听广播边晨练。

假期前期，我会跟随妈妈去普希金（Pouchkin）工作，利用工作空闲去散步，5 点钟离开那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晚上 7 点就能到家。

7 点 30 分到 8 点 30 分读德语，之后喝杯茶，听听广播或者读读书。

10 点 30 分洗澡，做锻炼。

11 点，正是广播节目最有趣的时候，我会关上收音机上床睡觉。

假期后期，也就是妈妈在普希金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我俩会一起绘图。时间上我将这样分配：早上 7 点起床，晨练加收听广播；9 点钟开始工作；下午 4 点结束工作。

然后是散步，散步回来喝杯茶。然后跟着阿卡学习英语，之后是读书和收听广播节目。

6月4日

明天要考物理，我被分到了第一拨，所以，寄希望于早起突击复习的心思想也不要想，而我又是如此懈怠，好像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萎靡不振，真不好意思承认我丝毫静不下心来着手复习。

最后一门考试了，只要再努力一下，努力最后一下，接着我就自由了。要不要在最后一刻放弃？我快要筋疲力尽了，但我要坚持复习，即便是要温习到凌晨 1 点钟，总之，明天我一定要成功通过考试。

对，我最后一门考试。快把你最后一丝力气用上吧，莲娜，明天，你就会自由了！没错，自由，你明白的，自由！

没错，我可不是懦夫，明天，我一定会顺利通过物理考试的！

6月5日

物理我拿了满分。

假期开始了。

你好，自由！

6月6日

早上 10 点多，我突然听到急促的门铃声，妈妈连忙过去开门。接着，门口的说话声传入耳中，妈妈在和一个男人讲话。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可能是有人给妈妈带东西来了，大概是舞台模型或是其他什么东西，我急忙关上灯，蒙上被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